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  
第九回 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贓

引首《太行路》 白居易作  
太行之路能摧車，若比君心是坦途。  
巫峽之水能覆舟，若比君心是安流。  
君心好惡苦不長，好生毛發惡生瘡。  
與君結髮未五載，豈期牛女為參商。  
古稱色衰相背棄，當時美人猶怨悔。  
何況如今鸞鏡中，妾顏未改君心改。  
為君燻衣裳，君聞蘭麝不馨香。  
為君盛容飾，君看珠翠無顏色。  
行路難，難重陳，人生莫作婦人身，  
百年苦樂絲他人。  
行路難，難於山，險於水，  
不獨人間夫與妻，近代君臣皆如此。  
君不見，左納言，右納史，  
朝承恩，暮賜死。  
行路難，不在山，不在水，  
只在人情反覆間。

【評】

美人名將，老景足悲。縱我不彼負，而彼尤多怨望之思，況負之者，當如何那？成珪略披逆鱗，便攬不測之禍；胡蘆提死心畏服，即羅意外之財，個中人可稍肆其志乎？欲坦太行之險，宜以此回為鑒。

卻說成珪回家，因京中客名說不相對，早發了妻子一點疑心，定要查驗龜頭憂。沒奈何，大著膽，只得隨入房中，請出前件與妻子辨認。都氏一看便驚訝道：「你又來弄手腳了！」

成珪假硬道：「胡說！又來生情，終不然誰換了去？」都氏道：

「不要瞞我，其實說到也無事，若推辭假賴，不要費了周折。」成珪道：「推辭甚來？又不曾行房，又不曾洗澡，原貨繳還，有何事故？」都氏道：「只吃你嘴強，不要道老娘沒眼孔，只怕辨印生沒有我的眼力！且莫屈說了你，只把原印與你比一比看，你只看這一個、那一個，往來差了一二分，難道可是瞞得過的？世上頑劣的丈夫頗有，誰似你這老奸巨猾！我也沒處跟究，只罰你跪在堂前，領了二百竹片罷。」

成珪命該攔杆官符星動，只如平日甘領一二□下，也自罷了，這日偏要分清理白，希圖爭個扯直，以為下次立規，口中嚷嚷之聲，只不服輸，百般屈強。誰知真贓實犯，卻在前件頭上，這回惱動都氏性子，教他如何自肯甘休？莫怪都氏發怒，定要究個的實，便尋條紙兒，打個印子，遞與丈夫看，道：「你還是道我屈你，你只自看，差了多少？每常擦去，到也還可恕饒，如今一竟私雕，教我怎生了得！尚且東拽西扯。不要慌，只還我個明白。」成珪也口軟了，又想出一個辦法，道：「院君不記得初設之時，也曾費口幾次，只因軟硬之間，攪出許多口舌。今院君嗔其改樣，豈不又涉前事？乞院君細加詳察，莫要造次。」都氏道：「前番軟硬，總還不出圈套，如今一發大相懸絕。我的印兒上邊原是朵並頭金蓮花，如今卻是一朵雙頭牡丹花。終不然陽物會做畫，即把花樣都改變過了？」成珪自知沒理，不敢再辯，只得轟地跪下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萬望院君饒這一次，今後斷斷不敢了！」都氏那肯放過一些，左手揪住耳朵，右手捻著鬍鬚，拖到中堂，只要「才丁」，口中罵個不了。

周智慮著這著，恰好走來探望。遠遠聽得吠吠之聲，已知定是夫妻吵鬧，便欲抽身回轉。又想到：「見鬧不勸，非禮也。」

一頭走進。正值成珪跪著受責，成珪忽見周智到來，豈不惶愧？不覺滿面通紅，立起身往內便走，只指望妻子口中安靜，胡亂掩飾過去，誰知已被周智瞧見。周智向都氏道：「夜來員外在舍下飲酒，並無別事，不知為何又激惱了尊嫂？凡百事看在下薄面，將就些罷。」都氏正怪著周智是個教頭，心下好生懷恨，又有這不在行的走來，多嘴勸這幾句，惹得那都氏一片喊聲的罵道：「臭烏龜！老忘八！誰不曉得你誘人犯法，教唆行使假物！我自教訓丈夫，誰著你來施長說短？快請出去！」

成珪想道：「我與周君達雖是相知朋友，也要些兒體面，這些腳冊手本，件件被他聽去，日後如何做人？」只此一事，已是□分著惱，況兼昨夜枕兒邊聽翠苔說了拷打之苦，又是動氣的了，復遇此時這番打罵，又且波及於人，豈不發作？便是泥塑的，原也忍不住了，便將後廳香桌兒上啐啐啐啐的拍著罵道：「老不賢！老嚼蛆！我總也做人不成了，被你磨折不過，只索與你拼命！只教敲斷老狗脊筋，才出得我這口惡氣！拼被你打死了，拋在江裡去！」都氏聽見，傾天的喊道：「老殺才，學放屁，誰敢打斷我的筋來？這膽略幾時長的？便與你見個高低，賭個你死我活！」便虎一般趕來。成珪也不相讓，揪住就打。周智那裡敢動。好一場廝打，便見：

一個氣狠狠飛拳踢腳，一個猛糾糾揪頭摸發。一個挺起胸脯，一個牙根咬嚼。一個辣姜巴打得烏花，一個魁栗拳釘成疙瘩。一個似跨馬王孫，一個似降魔惡刹。一個耍片時雪盡心中憤，一個耍半點不饒目下著。兩下要定高低，那管旁人笑煞？

兩人攪海翻天，只是打得高興，周智在旁只叫「利害！」

眾小廝誰敢相勸？日常間成珪盡是懼內，這日實是怒氣，未免放出疾手，女人家終是力怯，那裡廝打得過？眼見得受下虧苦。量來本力不加，難以取勝，只好呼宗拔祖的叫。恰好冤家聚頭，門外一官抬過。你道此人是誰？此人姓胡，名蘆提，別號愛泉。

原是汀洲人氏，年紀五六□歲，不曾中得進士，虧得家兄勢力，選了個抽分之職。到任未久，不諳鄉音，又且耳朵是五爪金的，故此凡事胡蘆提過去，一味愛的是錢，與這名號一毫無忝。這日正去城外抽分，打從成珪門首經過，遠遠道子擺來，皂隸甲首只叫莫嚷。眾主管惟恐惹事，即忙報導：「門前有官經過，望院君快些禁聲。」都氏此時正是怒氣三千丈的時候，那裡怕甚麼官府？便是當今皇帝老子到來，也不介意，傾天的屈，一聲接一聲叫將出來。眾主管驚得個個面如土色，那裡扯拽得住？

都氏死力奔出門外，卻好官轎已抬過了，都氏搶上一步，緊緊把轎槓挽住，只是叫屈連天。胡抽分道：「我這裡不管，你到有司告理去。」都氏那裡肯放？胡蘆提發怒道：「這婦人可惡，為些甚麼屈事，來與本部饒舌？」衙役一齊幫襯道：「老爺問你甚麼冤屈，快說上來！」

都氏一時之氣，喊了出來，及至官兒問起情切，實是沒得答應，就隨口道：「爺爺，私雕假印的。爺爺救命！」抽分道：

「怎麼說？」門子道：「私雕假印的。」胡抽分道：「私雕假印，這事也大了，到要問一問去。婦人，那假印是誰擅用？」

都氏道：「丈夫成珪，通同積棍周智，二人合謀用的。」胡蘆提道：「妻子首告丈夫，定非虛謬；通同用假印，事亦有知。

只問你那丈夫把假印，還是冒破那項錢糧，或是假捏牌票，曾經詐害甚麼人過，還是私造公文，欺誑官長？只將的確罪犯補伏上來，待本部這裡也好處分。」都氏又沒有甚麼指實，想來怎好兒戲過去，倒輸個誣告之罪，只得又隨口稟道：「婦人倉卒之間，

不及備辦狀詞，只須口稟：丈夫與周智私造了一顆假印，打在子梗上邊，希圖走漏精水，以是瞞著婦人。婦人惟恐後嗣有乖，每以好言勸之。今日嗔怪良言，反肆毒打。望爺爺可憐。」胡蘆提道：「嘎丫印打在紫梗上邊，希圖走漏精稅？」

稅乃國家重務，紫梗亦本部之正稅，終不然假冒本部關防，私偷稅鈔麼？」都氏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胡蘆提道：「可惡！可惡！怪得年來缺了錢糧額數，原來都是這乾奴才作弊！」叫皂甲：「快與我拿來！」

眾役一齊下手，好似鷓鴣搏兔相似，把周、成二人一並兒拿到。胡蘆提道：「好光棍，你兩個正是甚麼情虧、啾濟麼？」

二人道：「步人正是成珪、周智。」胡蘆提道：「打！打！打！」

好打C奴才，國家的重稅可是走漏得的？」二人辯白不迭，早被眾皂隸拽倒，一五一□的吃打了二□精腎，胡蘆提才教放起。

又叫皂隸快向附近衙門借刁棍。二人抬身，已是打做昏暈，面面相覷，聲也做不得，氣得目瞪口呆。胡蘆提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把那紫梗錢糧也不知漏經多少，今日天假伊妻向吾首告，豈不皇家福大？你只實實招來，免些刑法，若是抵賴，夾起來不怕不招！」成珪道：「爺爺，審個詳細便好。念成珪終年株守，開個小小典鋪，並不曾販賣甚麼紫梗。」胡蘆提道：「正可惡！」

你通連書手專去早早擺佈，還道不賣紫梗？周智，你怎麼說？」

周智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不敢隱瞞。那成珪自因夫妻廝鬧，小人不過解勸些須，不期見怪於此婦，就把小人連累。」胡蘆提道：「你與他通同作弊，下與你連罪，到與我連罪？」周智道：「小人並不通同，小人自開綢緞舖子，曉得販甚麼紫梗？」

胡蘆提道：「是了麼，你因不從容，便替他掌籌算簿子，既已合謀用事，必須享用稅錢，還說不販紫梗？」叫皂隸：「與我先把成珪夾起來。」成珪辯不脫，被皂隸拽番在地，就把夾棍套上，立逼要招假印事端。成珪道：「爺爺，小人既用假印，定有實跡可據；妻子出首，須有真贓，如今贓證俱無，亦難憑信，何得要小人招承？」胡蘆提道：「是你妻子首的，兀自抵賴，成珪對都氏道：「老潑賤，我買甚麼紫梗，恁般害我？」

都氏道：「老賊，你要打斷我筋，須夾斷你腿！紫梗不販，難道假印也賴得去？」胡蘆提道：「野奴狗，還不講來！」成珪忍著疼痛，只是不招。胡蘆提道：既不招也，且慢著。且問那婦人，你既來首告，那假印卻在何處？」都氏道：「假印是丈夫所用，務必深藏奧匿，那裡落得婦人之手？只求老爺嚴追，自然獻出。」胡蘆提道：「假印罪名頗大，那奸棍自然隱匿過了，我也不加究治，只那紫梗卻窩遁在何處？」都氏道：「子梗原在褲子裡。」胡蘆提道：「既在舖子裡，叫皂隸快搜出來！」

也是成珪真真晦氣，卻好解庫中當得□來擔紫草，皂隸一竟扛出稟道：「並無紫梗，只有紫草□餘擔。」胡蘆提道：「婦人為何誣告丈夫？現今沒有紫梗。」都氏道：「婦人一時錯說，實是紫草。」胡蘆提道：「這也有知，怪不得這奴才抵賴。如今真贓已獲。」叫皂隸：「鬆了夾棍，待我拜客轉來，晚堂另行審結。」

官兒一去，眾人一齊攢攏，也有問的，也有笑的，總都是混混沌沌，不知為著甚麼勾當，前街後巷紛紛謠講。成珪扶到廳上，坐地叫屈，連天的罵道：「老潑賤，你造言生事，全不借一毫體面，今日我若說出緣故，豈不把你活活羞殺！我到全你體面，你卻越發撒潑，只賭口中會說，害我吃棒受拷！幸喜那官兒不究了假印事端，若問實來，豈不犯了死罪？晚堂追起紫草稅課，如何是好？」都氏道：「紫草稅課，不過納得幾兩銀子。你那假印公案，端的不曾出氣哩！」周智道：「嫂嫂，員外違令，固宜懲治。小子無辜，枉吃官棒，可也不情。」都氏道：「老周，你且不要叫聲，你只湖中數語，雖萬死不足以償其恨。況這二□竹片，實繇教唆上來。晚堂少不得又問起假印根蒂，只教鬆你一二，便是老娘恩處。」

言未絕，外廂走進兩個青衣公人，一個喚做田仲，一個叫名白七。都氏迴避不迭。成珪道：「二公何來？」一人道：「小弟是胡爺人役，適因貴訟在於敝關，特來請教。」成珪道：

「失敬了，就是胡爺老牌，請坐，請坐。適才多蒙扶持，感激得緊。」便忍疼走入庫房，稱了那行杖的舊規，遞與二人道：

「少刻晚堂，還要扶持。這裡薄敬，原是適才講過的。」又將一個小封遞出，道：「這是小東，不及奉陪。」田仲道：「員外府上不敢計論，但是我們那水兒一分利害，好歹專會辨駁。」

適問小弟們擔下若干乾己，不好說得，還求增些。」成珪也不吝嗇，又添上一個包兒，道：「老牌，小弟雖是沒要緊官司，你老爺盡是混帳，晚堂又要討審，東扯西拽，聽三不聽四，如何和他纏得清？」白七道：「員外千金之軀，若聽小弟愚見，管取沒事。」成珪道：「正要請教。」白七道：「員外假印一事，在兩小弟其實曉得無辜。那做官的人，捉得封皮當信讀，那裡顧你死活？晚上吃些濃血回來，一味只曉要錢，問起情繇，管你橫直，落沒苦又吃了，事又不濟。不若趁早通股線兒，遞張息詞罷。」成珪道：「小弟巴不得息訟。若可具得息詞，一遞上裁。」

周智道：「你又來差了。鬥毆官司，遞得和息，這是沒頭事體，叫做渾場濁務，有些甚麼清頭？見你去遞息訟，一發拿班做勢，與他怎地開交？不若說出實情，大家吃打罷。」成珪道：「阿弟，說那裡話來！這雖是我那老咬姐不是，我若說出情繇，不惟損卻他的面皮，就是我面上也不好看。倘是要罰些錢糧，也說不得；若再要打，其實難熬。」周智道：「阿兄上又怕官，下又懼內，又要惜臉皮，又怕吃拷打，叫我也難。」

田仲道：「二位員外，都不必慌。古人說得好：『天大官司，磨大銀子。』成員外巨萬家計，拚得用些銀子，怕有何事做不出來？正是錢可通神，有錢使得鬼挑擔。肯用小弟見識，真是□全。目今水兒不長進，只好的是此道，繇你貼骨療瘡的人情分上，枉自費了幾名水手，只當得鬼門上占卦。就是敝衙門，也有為事的，費盡了周折，一毫不濟，空空的錯走了路頭。」

只是那個穩徑，繇你殺了他的父娘，也只當登之不理。」白七道：「莫非就是老錢的話頭麼？」田仲道：「著了。」成珪道：

「那個老錢？」田仲道：「敝衙有個錢先生，名喚錢通，與水兒□相得，繇你大小事體，沒他不說話，凡百過龍等樣，一發情熟。員外既要事完，何不央浼老錢？將些銀子，叫做著肉節，那時舊規到手，兩下預先說明，然後具上息詞，包得放心沒事。難道兩小弟到不於中效勞？」周智道：「莫非就是做上房的錢若舟麼？」田仲道：「員外，你怎也識熟他？」周智道：

「怎麼不曉得？錢若舟與我也非一日相處，前番偶因舍親有些小事在於貴衙，小弟適與其事，作承他趁了一塊銀子，至今感念著我。目今既是他，們當道，不打緊。」田仲道：「如此一發著卦。兩小弟就此告退，少刻衙門前再會。」

都氏挨著兩個公人離家，便走出道：「呵呵，老賊們，計較到好，只要尋著甚麼錢通，著肉送些銀子以為了事，終不然少得老娘落地，那時禍福總還出在老娘口裡，繇你踢天弄井，也須打斷狗筋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，依你這等說來，真要和我釘對到底，難道你還恨氣不消？」都氏道：「我到本等怨得你過，只記你那些威風，卻饒不過哩。」周智道：「小子不合多管閒事，今已吃下官棒，於老嫂盡為得彩，尚且必要與員外釘對到底，恐做溝中翻載，反為不利。莫若趁這機會，遞張和息，落得大家安靜，不要錯過花頭，後悔不迭。」都氏道：「你們正是閒時不燒香，劇來抱佛足，總不濟事！」只是不聽。

再說何院君在家，忽見二子周文、周武，飛也似搶進道：

「娘，不好了！爹爹在成家門首，不知為著甚麼事幹，被個官兒當街打下二□板子，成伯伯還多一夾棍。」何氏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『快扶我去，便知端的。』」何氏也不乘轎，也不更衣，便隨了周文、周武，兩步那做一步，飛風來到成宅。連翠苔也還未知就裡。

何氏見丈夫與成員外兩個，都積眠直睡的叫苦叫屈。周智見妻子到來，反把個笑臉道：「想你們也才得知我這幾下，也還不為大害，不當得成伯伯家中一番小比較哩。」成珪道：「拖累老弟吃打，又累院君、賢姪受驚，這都是老拙之罪也。但只晚堂一事，怎好又累賢弟一往？」何氏道：「怎麼晚堂還要去？」成珪道：「適才北關經過，聽了那沒正經的老乞婆言語，原是混話，不曾審明，因說拜客轉來，晚堂再問。我們料來這沒甚麼好處，將欲具張和息，不知老不賢尚且還道恨氣未消，決不肯歇息，口口聲聲定要見個高低。我想人生在世，那個沒有死日，我也拚得個死，決不再累賢弟吃打，好歹做這條老命發付他罷！」何氏道：「員外說那裡話來！還是具息的是。」

院君不過一時之氣，是這等說，豈是實心？待我懇求院君，勸他意轉，做個家裡和息牌頭，管得沒事。」

周文弟兄見父親受了無辜之棒，正是敢怒而不敢言，然而也巴不得事完放心，亦同母親向都氏再三苦勸。都氏將丈夫和周員外日常做的勾當從頭告訴，也不知真正傷心，也不知假裝套子，不覺號天灑地、跌腳捶胸的哭道：「他們這般這般可惡，豈不恨入骨髓？難得遇著這位青天老爺，替我出得這口惡氣，怎肯把這機會失過？既是何院君相勸，老身豈不領教？少刻落地，只不傷著周員外罷。」何氏道：「院君又來口饒筆不饒！」

若只不傷拙夫，是端的要與員外相持的了？妹子這番解勸，倒是因公致私，為己之謀的人了？只求院君念著老夫老妻的情分，不要把來做了仇家廝鬪。古人說得好：『夫妻們船頭上相罵，船艙上講話。』四□多年恩愛，一旦自相蹂踐，可是鬧得斷的麼？」都氏道：「我的娘，你也有所不知，不是我害老賊，老賊自貽之禍！誰著他有了外情，便要暗算著我？我今正是先下手的為強，難道到做了後下手的為殃？」

周文道：「伯母所說雖然不差，但官情如紙，黑裡摹白，倘這次不比前番，竟把伯母問輸，到也不必說得；若是伯母贏了，不過把伯伯打得幾下板子，罰得幾貫錢鈔，料沒有殺頭大罪，這官去後，伯伯仍前舊性不改，卻不枉費唇舌？不如今日暫且講和。小姪到有一長策獻上。」都氏道：「阿姪有何長策，你且說來，果可採擇，即當依你行事。」周文道：「伯伯不守戒律，伯母何必出頭露臉，送與官打，被他燥皮，又要吃驚吃嚇，衙門使費。何不家下自立例規，不遵就罵，不守就打，一五一□，自己『才丁』，豈不快爽？這是老媽官，盡堪約束，尋甚麼府縣官，要他處分？」都氏道：「這到不窮賢姪指教，別人家老媽官還只本等，惟本職自有關防印信，還有刑具法物、條例告示，那些兒不像官府？你那阿伯兀自不遵，教我如何不去尋著真官？」周武道：「這樣講來，我想真正官府怎比得伯母威嚴？一發該和了。」何氏道：「閒話休題，只求院君看我薄面，曲從這次，千萬不可題起假印勾當，就是院君大恩。事完之後，任憑要怎麼賠禮，妹子自備一席優觴，與院君釋氣如何？」都氏道：「既蒙賢母子這等苦勸，老身不聽也不是了。可惜便宜了老殺才！要他自來伏罪，准他自辦戲酌，然後干休。」何氏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我兒，快去對員外講明，請來伏罪。」

周文忙出前廳，對成珪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伯母已被我母子三人勸得個回心轉意。只要伯伯一席戲酒陪話，衙門內外，任憑主張。如今先要進去賠個小心，要緊！」成珪道：「這個如何便得？大丈夫豈肯伏禮於婦人乎？寧死不可！」周武道：

「伯伯又來假道學，這不過尋常家法，吾輩中長技而已，又何難哉？」成珪道：「這實使不得！」周文道：「兄弟，我和你何苦兩下裡做了難人。伯伯既是不肯，只索繇他，和你回覆了伯母就是。」二人掇轉身望內便走。成珪連忙叫道：「賢姪轉來，另有計議。」周文頭也不回道：「既然不肯，叫些甚麼！」

周武道：「哥哥，且著他怎麼計議，和你且轉身聽著。」成珪道：「阿姪，怎地這般性急！要我伏禮猶可，如何又要搬戲？」

豈不一發昭彰？」周智道：「街坊上人問，只說謝三郎神罷了。」

成珪只得隨周文來見妻子。何院君早掇張椅子擺在中堂，將都氏撇番在上坐了。周智帶過成珪，喝聲：「跪下！」成珪只得折腰對座，都氏假做氣狠狠的道：「誰要你伏罪？自有戴烏紗的在那裡！」成珪連連磕頭道：「院君也好氣出了，拙夫一言相犯，已受二□竹片，一套夾棍，再或費些銀子，不止半百餘金。如今沒奈何，只是做丈夫的不是了，凡事要老娘包容，只看你前丈夫面上，饒過些罷。」都氏道：「老奴又來饒舌！」

誰是我前夫？」成珪道：「區區後生時與你恩愛，每每蒙你憐惜，豈不要看你前夫之面？」何氏母子忍不住笑。都氏道：「何院君，難得你賢母子吩咐，說叫他來伏禮，你只看他直身挺撞，還成個廷參禮，還是師生禮，還是賓客禮，還是夫妻禮？」

成珪道：「拙夫還是夫妻禮。」都氏道：「老殺才，到不要熟不知禮！你也做了一個男子，五形具足，衣貌堂堂，頗知孔孟之書，必達周公之禮，豈不曉得時時變，局局新，色色更易，獨這夫妻之禮，你偏注意行出這古板來。天那！兀的不氣殺我也！」何氏道：「院君不要發怒，既有新禮，便講出來，員外不依，庭治未遲。」都氏道：「我的親娘，不是我不吩咐他過，向來已曾習熟，如今不知聽了那一個教頭，故意革去此禮，怎不叫我恨他？」周文道：「小姪們其實不曾聞得這大禮，請伯母一示，亦使小姪們曉得，當書之於竹帛，以備後世制禮樂，補入簡編，以成全經，豈不大有功於後世乎？」都氏拽起喉嚨，不慌不忙的說出一段大道理來。真正亂墜天花，神驚鬼怕，便是金錢術，也須拜倒轅門；鐵包丞，也就低頭受屈。下回分解。